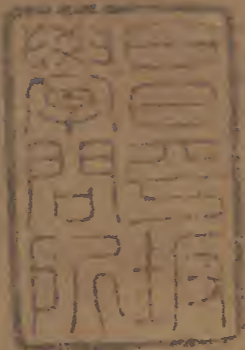


四書經註集證

五  
四末  
五本

千



				八	六	一			漢
				二	三	一			書
				二	三	一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八	六	一			漢
				二	三	一			書
				二	三	一			門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611
冊數	23 ( 19 )
函號	277 170

共廿三  
四書世号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三章

淺草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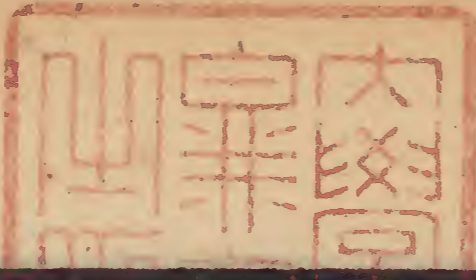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在東方夷服之地

路史禘帝舜冢孟子曰舜生於諸馮註即春秋之諸浮冀州之地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在河南北故葬於紀所謂紀市也註紀在河中皮氏今帝墓在安邑而安邑有鳴條陌其去紀才兩舍帝紀言河中有舜冢信矣而竹書郡國志等皆言帝葬蒼梧則自漢失之至鄭康成遂以鳴條為南夷之地不已疎乎蓋古聖王久於其位思沾於保隅澤及於牛馬赴格之日殊方異域無不為位而墳土以致其哀敬而承其奉是以墓非一所也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也而九疑山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非商均徙此因葬之後世遂以為虞帝之墳邪冀州之分曾子固據孟子舜東夷之人釋歷山在濟南則諸馮又宜在東方今考索隱云虞國名在河東太陽縣宋承初山川記蒲坂今蒲州府城中有舜廟城外有舜居皆足與鄭

四書經注卷四 孟子卷四

四



說相証又援神契舜生於姚墟括地志云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北三里亦與曾氏說合而括地志又云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又水經注云幹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於虞之地又路史云金之西城故有姚方墟杜佑謂舜生此而世本亦謂姚墟舜所都今甘肅蘭州府隋日金城其屬有金縣又會稽舊志舜上虞人去虞三十里有姚丘卽舜所生也周處風土記亦云舜東夷之人生於姚丘爲水之阿今姚丘山在餘姚西六十里上虞縣之東本作姚丘餘姚上虞兩縣俱浙江紹興府屬諸說互異當兩存鄭氏會氏之說而餘說亦備參尚書大傳販于頓丘就時負夏史記舜本紀就時于頓丘王應麟曰地理志東郡頓丘縣輿地廣子涉淇至于頓丘王應麟曰地理志東郡頓丘縣輿地廣記頓丘本衛邑在淇水南則負夏亦近淇水之地人物考鳴條卽湯與桀戰之地在安邑西史記本紀舜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山是爲零陵鄭康成曰南夷地名一統志零陵在今道州寧遠縣九疑山按兩說俱不合鳴條之地惟竹書紀年載舜四十九年帝居于鳴條五十年帝陟注云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此却與東夷之人合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

岐周岐山下周舊邑近畎夷

人物考文王治岐今鳳翔府鳳縣成縣皆其地也俱屬陝西道鳳縣今屬陝西省漢中府成縣今屬甘肅省鞏昌府各去數百里開於羌戎其遷都於豐則今鄠縣詩謂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屬陝西西安府畎夷卽昆夷詳梁惠王

畢郢近豐鎬今有文王墓

元和郡國志畢原卽咸陽縣所理也新安陳氏曰畢原在鎬東四書釋地括地志周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明一統志陝西西安府屬咸寧縣附鄠漢爲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在唐名畢原在殷名畢郢孫疏竟以郢爲楚故都在南都大非又云畢原實有二處在渭水南之畢原一名畢郢文王墓在焉史稱畢在鎬東南杜中地迫終南山在渭水北之畢原則名畢陌秦惠文王陵在焉悼武王陵亦在焉僅隔一里明一統志陝西西安府咸陽縣北有畢原舊蹟周文武成康俱葬此原括地志周豐宮周文王宮也在雍州鄠縣東三十里鎬在雍州西南三十二里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有鎬池皆在長安南數十里按明一統志豐在鄠縣東五里鎬京城在咸陽縣西南武王自豐居鎬卽此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長安故城古蹟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得志行乎中國謂舜為天子文王為方伯得行其道於天下也符節以玉為之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彼此各藏其半有故則左右相合以為信也若合符節言其同也

文心雕龍符者孚也徵召防偽事資中孚三代玉瑞漢用金竹未代從省代以書翰矣器物叢談符契也代古之珪璋剖而相合長短有度用以證召兼防欺詐者也古者以竹為之故字從竹及後世詐偽蠶起以竹易得之物又不足為之防于是有以銅鐵金銀鑄為物象而用之者皆剖而為兩一留在于內一給付外說原符者篆刻文字而中分之後世銅鐵金銀鑄物象以易竹製周禮地官掌節堂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上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皆有期以反節凡通達於天下者必有節以傳輔之無節者有譏則不達器物叢談節出使操持之物所以為行道之信亦以竹為之或以金

玉為之其長也亦有度有使則給之入則歸之說原柄長二尺有旌節古曰節以毛為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為名朱子曰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又有英蕩符蕩小節竹使者謂之蕩節也漢有銅虎符竹使符銅虎以起兵竹使郡守用之凡符節右留君所左以與其人有故則君以右台其左以為信也曲禮云獻粟者執右契右者取物之券如徵兵取物徵召皆以右取之也按通鑑前編虞帝四十八載癸酉崩于鳴條壽一百有十歲至五十載乙亥夏禹即位傳十七王至桀亡之歲甲午共四百四十四歲商起成湯即位乙未傳二十一君至祖庚二十八祀庚寅共五百三十五年而文王生又歷九十七年當紂二十祀丙寅文王薨自虞帝崩癸酉至文王薨之年丙寅共計一千零七十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揆度也其揆一者言度之而其道無不同也

范氏曰言聖人之生雖有先後遠近之不同然其道則一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

乘去聲溱音臻洧榮美反

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

子產詳論語更記鄭世家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  
宣王母弟也宣王二十二年封友於鄭是為桓公幽王以為  
司徒和集周民周民皆悅河雒之間人便思之後幽王以褒  
后故王室治多邪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問太史伯曰王室  
多故子安逃死乎太史伯曰獨洛之東土河濟之南可居公  
曰何以對曰地近虢郟虢郟之君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  
為司徒民皆愛公公誠請居之虢郟之君見公方用事輕分  
公地公誠居之虢郟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善于是卒言於  
王東徙其民維東而虢郟果獻十邑竟國之自桓公後二十  
三世為韓所滅漢書地理志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  
祝融之虛及成皐樂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自  
井六度至亢六度謂之壽星之次鄭之分野與韓同

溱洧二水名也

曲洧舊聞溱洧之源出馬嶺今在河南府永安界號王仙山  
歷城東南為溱洧水經溱水出桂陽臨武縣南繞城西北屈  
東流洧水出河南密縣西南馬嶺山四書釋地說文引詩溱  
與洧溱洧作溱曰溱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  
史記註引括地志以為古新  
鄭國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

子產見人有徒涉此水者以其所乘之車載而渡之

家語正論篇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產之惠也可  
得聞乎孔子曰惠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  
也子游曰可得言歟孔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弗能教  
愛無教也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  
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  
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  
津梁成六畜且不需足而况人乎困學紀聞此即孟子所言  
子產濟人事叔向時鄭  
無景差當以孟子為正

季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惠謂私恩小利政則有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焉

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

杠方橋也徒杠可通徒行者梁亦橋也輿梁可通車輿者

釋名杠公也衆人所公共也爾雅隄謂  
之梁石杠謂之倚玉篇石杠今之石橋

周十一月夏九月也周十二月夏十月也詳梁夏令曰十月成

梁

國語單襄公曰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木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墮霜火見而清風戒寒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草木節解而備藏墮霜而冬裘具清風至而修城郭宮室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傲曰收而場功備而畚局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先王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 按辰角朝見東方建戌之初寒露節也天根亢氏之閒寒露後五日木氏也寒露後十日駟天駟房星也建戌之中霜始降火心星也霜降以後也

蓋農功已畢可用民力又時將寒涸

左傳昭公四年固陰涸寒于是乎取之莊子齊物論河漢涸而不能寒

水有橋梁則民不患於徒涉亦王政之一事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辟與闢同焉於度反

辟辟除也如周禮闢人為之辟之辟

周禮天官閹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凡內人公器賓客無帥則譏其出入以時啟閉凡外內命夫命婦出入則為之闢掌掃門庭大祭祀喪紀之事設門燎蹕宮門廟門凡賓客亦如之言能平其政則出行之際辟除行人使之避已亦不為過况國中之水當涉者眾豈能悉以乘輿濟之哉

周禮秋官野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為之辟註辟辟行人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入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註趨辟趨而辟行若今率辟車之為也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曰亦不足矣

言每人皆欲致私恩以悅其意則人多日少亦不足於用矣諸葛武侯嘗言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得孟子之意矣

蜀志諸葛亮字孔明瑯琊人寓南陽隆中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昭烈在荊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

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亦謂昭烈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昭烈曰君與俱來徐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昭烈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成都平原以亮為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昭烈即皇帝位策亮為丞相錄尚書事章武三年春帝於永安病篤召亮於成都屬以後事帝禪建興元年封武侯亮之為相也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為治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若劉景升父子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  
孔氏曰宣王之遇臣下恩禮衰薄至於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則其於羣臣可謂邈然無敬矣故孟子告之以此手足腹心相待一體恩義之至也

釋名足底也績也言績履也謂正義腹為五臟之總說文腹厚也

如犬馬則輕賤之然猶有參養之恩焉國人猶言路人言無怨無德也

左傳成公三年楚歸知罃於晉王送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

土芥則踐踏之而已矣斬艾之而已矣

說文踐履也土簞足着地也禮曲禮毋踐履疏踐踏也說文斬殺也集韻芟也周禮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令萬民時斬材正韻艾芟也詩周頌奄觀銍艾穀梁傳莊公二十八年一年不芟而百姓饑証艾獲也按踐踏指土言斬艾指芥言

其賤惡之又甚矣寇讐之報不亦宜乎

王曰禮為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為服矣為去聲下為之同

儀禮曰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王疑孟子之言太甚

故以此禮為問

儀禮喪服大夫為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掃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禮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為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毋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為之服矣

導之出疆防剽掠也

集韻剽劫也史記酷吏傳攻剽為羣盜說文掠奪取也廣韻抄掠劫人財物也左傳襄公十一年禁侵掠戰國策掠於郊野以足軍食

先於其所往稱道其賢欲其收用之也三年而後收其田祿里居前此猶望其歸也

今也為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曰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

極窮也窮之於其所往之國如晉錮欒盈也

左傳襄公二十一年秋欒盈出奔楚冬會於商任錮欒氏也二十二年冬會於沙隨復錮欒氏也

潘與嗣曰孟子告齊王之言猶孔子對定公之意也而其言有迹不若孔子之渾然也蓋聖賢之別如此

明一統志宋潘興嗣字延之新建人與王安石曾鞏善仕為德化縣尉同郡許城為江州刺史見興嗣不為禮遂謝歸徜徉山川閒自號清逸居士後以瑞州推官召不赴

楊氏曰君臣以義合者也故孟子為齊王深言報施之道使知



為君者不可不以禮遇其臣耳若君子之自處則豈處其溥乎  
孟子曰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君子之言蓋如此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

言君子當見幾而作禍已迫則不能去矣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張氏曰此章重出然上篇主言人臣當以正君為急此章直戒人君義亦小異耳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蔽大人則隨事而順理因時而處宜豈為是哉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中也樂

不中才也樂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閒不能以寸

樂音洛

無過不及之謂中足以有為之謂才養謂涵育熏陶俟其自化也

詩傳涵容也廣韻育養也易蒙卦象君子以果行育德說文熏火烟上出也從火從黑山黑熏象也廣韻火氣盛貌方言陶養也廣韻化也慶源輔氏曰涵育以天地之生物言熏陶以工冶之成物言

賢謂中而才者也樂有賢父兄者樂其終能成已也為父兄者若以子弟之不賢遂遽絕之而不能教則吾亦過中而不才矣其相去之閒能幾何哉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程子曰有不為為知所擇也惟能有不為是以可以有為無所不為者安能有所為邪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此亦有為而言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已猶太也楊氏曰言聖人所為本分之外不加毫末非孟子真知孔子不能以是稱之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行去聲

必猶期也大人言行不先期於信果但義之所在則必從之卒亦未嘗不信果也

尹氏曰主於義則信果在其中矣主於信果則未必合義王勉曰若不合於義而不信不果則妄人爾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之心通達萬變赤子之心則純一無偽而已然大人之所以為大人正以其不為物誘而有以全其純一無偽之本然是以擴而充之則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而極其大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養去聲

事生固當愛敬然亦人道之常耳至於送死則人道之大變孝子之事親舍是無以用其力矣故尤以為大事而必誠必信不使少有後日之悔也

禮檀弓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造七  
到反

造詣也深造之者進而不已之意道則其進為之方也資猶藉也左右身之兩旁言至近而非一處也逢猶值也原本也水之來處也言君子務於深造而必以其道者欲其有所持循以俟夫默識心通自然而得之於已也自得於已則所以處之者安固而不搖處之安固則所藉者深遠而無盡所藉者深則日用之間取之至近無所往而不值其所資之本也  
程子曰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

莊子大宗師安排而去化文心雕龍疏者布也  
布置物類撮題近意故小券短書號為疏也  
然必潛心積慮優游厭飫見論語於其閒然後可以有得若急迫

求之則是私已而已終不足以得之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

言所以博學於文而詳說其理者非欲以誇多而鬪靡也

韓愈送陳秀才序讀書以為學績  
言以為文非以誇多而鬪靡也

欲其融會貫通有以反而說到至約之地耳

易繫詞觀其會通註會謂理之所聚  
而不可遺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

蓋承上章之意而言學非欲其徒博而亦不可以徑約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

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王去聲

服人者欲以取勝於人養人者欲其同歸於善蓋心之公私小異而人之嚮背頓殊學者於此不可以不審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或曰天下之言無有實不祥者惟蔽賢為不祥之實或曰言而無實者不祥故蔽賢為不祥之實二說不同未知孰是疑或有闕文焉

晏子春秋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

亟去吏反

漢趙岐注徐子徐辟也

亟數也水哉水哉歎美之辭

說苑雜言篇孔子曰夫水者君子比德焉遍子而無私似德所及者生似仁其流卑下句俯皆循其理似義濙者流行深者不測似智其赴百仞之谷不疑似勇綿弱而微達似察受惡不讓似包蒙不清以入鮮潔以出似善化至量必平似正盈不求概似度其萬折必東似意是以君子見大水觀焉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

舍故皆上聲

原泉有原之水也混混湧出之貌

易蒙卦山下出泉爾雅釋水泉一見一否為濙濙泉正出正出湧出也沃泉縣出縣出下出也沈泉穴出穴出灰出也說文混混流也博雅混混流也轉也

不舍晝夜言常出不竭也盈滿也科坎也

說文坎陷也險也又穴也易坎卦象習坎重險也

言其進以漸也放至也言水有原本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海如人有實行則亦不已而漸進以至於極也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閒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澮古外反涸下各反聞去聲

集聚也澮田閒水道也

爾雅釋水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注谷曰溝注溝曰澮注澮曰澮書益稷濟畎澮距川周禮地官遂人千夫有澮澮上有道冬官匠人廣二尋深二尋謂之澮專達於川

涸乾也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虛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者恥其無實而將不繼也林氏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躓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

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白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孔子嘗以聞達告子張矣達者有本之謂也聞者無本之謂也然則學者其可以不務本乎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

幾希少也庶衆也人物之生同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其不同者獨人於其間得形氣之正而能有以全其性為少異耳雖曰少異然人物之所以分實在於此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則名雖為人而實無以異於禽獸君子知此而存之是以戰兢詩小雅戰戰兢兢惕厲易乾卦九三夕惕若厲无咎而卒能有以全其所受之正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八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

物事物也明則有以識其理也八倫說見前篇察則有以盡其理之許也物理固非度外而八倫尤切於身故其知之有詳畧之異在舜則皆生而知之也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則仁義已根於心而所行皆從此出非以仁義為美而後勉強行之所謂安而行之也此則聖人之事不待存之而無不存矣

尹氏曰存之者君也者聖人也君子所存存天理也由仁義行存者能之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惡好皆去聲

戰國策曰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日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疎儀狄而絕旨酒

劉向戰國策序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修書臣向以為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為之策謀宜為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說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閒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魏策梁主魏嬰鴈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與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飲而甘之遂疎儀狄絕旨酒日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

書曰禹拜昌言

詳公孫丑

### 湯執中立賢無方

執謂守而不失中者無過不及之名方猶類也立賢無方惟賢則立之於位不問其類也

按書仲虺之語王懋昭大德建中於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此所謂執中也又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又佐賢輔德顯忠遂良伊訓與人不求備又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太甲旁求俊又啟迪後人立政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皆所謂立賢無方也

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而讀為如古字通用

或問詩垂帶而厲箋云而亦如也春秋莊七年夜中星隕如雨註如而也

民已安矣而視之猶若有傷道已至矣而望之猶若未見聖人之愛民深而求道切如此不自滿足終日乾乾之心也書大禹

滿假易乾卦九三君子終日乾乾

按書無逸文王甲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  
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成和萬民詩汝墳魴魚  
賴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孔邇此所謂視民如傷也大  
雅思齊離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  
不諫亦入此卽望  
道未見之心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

泄狎也

通岐注泄狎孫奭音義蝶訓  
狎今注以泄訓狎借聲訓耳

邇者人所易狎而不泄遠者人所易忘而不忘德之盛仁之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曰幸而得之坐以待旦

三王禹也湯也文武也四事上四條之事也時異勢殊故其事

或有所不合思而得之則其理初不異矣坐以待旦急於行也

此承上章言舜因歷敘羣聖以繼之而各舉其一事以見其憂

勤惕厲之意蓋天理之所以常存而人心之所以不死也

程子曰孟子所稱各因其一事而言非謂武王不能執中立賢

湯却泄邇忘遠也人謂各舉其盛亦非也聖人亦無不盛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

史記周本紀幽王爲犬戎所弑于是諸侯乃卽申侯而共立  
故幽王太子宜曰是爲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邕  
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弱  
秦楚齊晉始大政由方伯五十一年崩

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

詩序閔宗周也朱子集註周既東遷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  
故宗廟官室盡爲不黍憫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故賦其

所見以起興王風總註周室之初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至成  
王始營洛邑為時會諸侯之所以其土中四方來者道里均  
故也自是謂豐鎬為西都而洛邑為東都至幽王變褒姒生  
伯服廢申后及太子宜曰宜曰奔申申侯怒與犬戎攻宗周  
弑幽王子戲晉文侯鄭武公迎宜曰于申而立之是為平王  
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  
而為風然其王號未替也故不曰周而曰王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實平

王之四十九年也

公羊傳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遠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  
辭所傳聞又異辭何以終乎哀公十四年曰備矣杜預春秋  
傳序春秋何以始於魯隱公答曰胡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  
公讓國之賢苦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始則周公之祥  
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則西周  
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墜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  
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上即平王也所川之歷即  
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隱公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左傳惠  
公元如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  
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大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

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  
也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  
將授之矣使管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  
弑之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為氏壬辰羽父使賊  
弑公于為氏立桓公而討為氏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乘去聲檮音  
逃杌音兀

乘義未詳趙氏以為興於田賦乘馬之事或曰取記載當時行  
事而名之也檮杌惡獸名

神異經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二尺人面虎  
足豬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狼一名  
難馴

古者因以為凶人之號取記惡垂戒之義也

左傳文公十八年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  
之則頑舍之則罷傲狠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  
漢書註檮杌即  
蘇崇伯之名也



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在預左傳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日知錄左傳昭二年韓宣子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自伯禽之封以洎乎中葉當周之盛朝觀會同征伐之事皆載焉而作之者古之良史也固孔子所善而存之無所改焉所謂述而不作者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懼而以已意修之所謂作春秋也按此則魯之春秋統指惠公以上隱公以下之春秋而言時解專指孔子未筆削之春秋說義猶未備

古者列國皆有史官掌記時事

按衛有史朝史苟史鮪齊有南史氏史器晉有史蘇董狐史趙史墨史龜楚有左史倚相魯有太史克太史固之類皆是

此三者皆其所記冊書之名也

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而桓文為盛史史官也竊取者謙辭也公

羊傳作其辭則丘有罪焉爾意亦如此

公羊傳昭公十二年伯于陽者何公子陽生也子曰我乃知之矣在側者日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春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辭則丘有罪焉耳按公羊名高受業於子夏高傳其子平以及地敢壽凡三傳至漢景帝時壽與弟子胡毋子都著以竹帛其後傳董仲舒以公羊顯又四傳至何休為經傳真詰其書遂大傳

蓋言斷之在已所謂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

尹氏曰言孔子作春秋亦以史之文載當時之事也而其義則



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

此又承上章歷叙羣聖因以孔子之事繼之而孔子之事莫大於春秋故特言之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

澤猶言流風餘韻也

玉篇聲音和曰韻文心雕龍同聲相應謂之韻文遠陸機賦收千載之遺韻

父子相繼為一世三十年亦為一世

禮禮運大人世及以為禮陳澧註父子相傳為世兄弟相傳為及

斬絕也大約君子小人之澤五世而絕也楊氏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

禮大傳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

而弗別綴之以食而無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疏祖身去節也祖免者肉袒而着免免狀如冠而廣一寸冠至尊不可居肉袒之體故為免以代檀弓公儀仲子之喪檀弓免焉註以布廣一寸從頂上而前交於額上又却向後繞於髻儀禮喪服親兄弟期一從兄弟大功再從兄弟小功三從兄弟總麻

服窮則遺澤寢微故五世而斬

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私猶竊也淑善也李氏以為方言是也

按方言猶云土音漢揚雄著方言郭璞序曰蓋聞方言之作出乎輜軒之使所以巡遊萬國采覽異言以為奏籍周秦之季其業曠廢莫有存者暨乎揚生沉淡其志遂載構綴以就斯文考九服之逸言標六代之絕語類離詞之指韻明乖途而同致真洽聞之奇書不刊之碩記也

人謂子思之徒也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方百四十餘年而

孟子已老然則孟子之生去孔子未百年也故孟子言予雖未

得親受業於孔子之門然聖人之澤尚存猶有能傳其學者故  
我得聞孔子之道於人而私竊以善其身蓋推尊孔子而自謙  
之辭也

此又承上三章歷叙舜禹至於周孔而以是終之其辭雖謙然  
其所以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矣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  
死可以無死死傷勇

先言可以者略見而自許之辭也後言可以無者深祭而自疑  
之辭也過取固害於廉然過與亦反害其惠過死亦反害其勇  
蓋過猶不及之意也林氏曰公西華受五秉之粟是傷廉也冉  
子與之是傷惠也子路之死於衛是傷勇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孟子曰

是亦羿有罪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

逢蒙  
江反惡  
平聲

羿有窮后羿也逢蒙羿之家眾也羿善射篡夏自立後為家眾

所殺

羿詳論語按逢蒙一作逢門又作龐門是子呂氏春秋逢門  
始習射於甘繩路史後紀羿以龐門是子為受教之臣八年  
羿將歸自歐羅門取桃棗殺之家眾烹之以食其子列子逢  
蒙弟子曰鴻超引鳥號之弓慕衛之箭吳越春秋羿傳逢蒙  
蒙傳楚琴氏楚琴氏傳大魏  
大魏傳楚糜侯翼侯魏侯

愈猶勝也薄言其罪差薄耳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庚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  
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庚公

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扣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他徒河反矣夫夫去聲乘

之語助也僕御也尹公他亦衛人也端正也孺子以尹公正人知其取友必正故度庾公必不害已小人庾公自稱也金鏃也扣輪出鏃令不害人乃以射也

漢趙岐註孺子鄭大夫廣韻公復姓左傳衛有庾公差以善射聞又衛有尹公左傳襄公十四年衛獻公出奔齊孫氏

追之敗公徒於阿澤到入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肯師不射為戮射為禮平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按此庾公乃尹公之師且名差不名斯亦不載孺子使衛事未詳孰是人物考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左傳莊公二十九年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爾雅金鏃羽謂之鏃骨鏃不翦羽謂之志玉鏃箭鏃也書傳磬石中矢鏃賈誼過秦論秦無亡矢遺鏃之費

乘矢四矢也孟子言使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他而教之則必無逢蒙之禍然夷羿篡弑之賊蒙乃逆儔庾公雖全私恩亦廢公義其事皆無足論者孟子蓋特以取友而言耳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

西子美婦人

入物考西子姓施名夷光美婦人也居苧羅山若耶溪之西故曰西子鬻薪浣紗為世絕色莊子天運篇西子嘗病心而顰其里之醜婦見而美之亦捧心而顰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吳越春秋越王以吳王淫而好色乃使大夫種相於國中得苧羅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鄭旦飾以羅縠教以容步習於城上臨於都巷三年學服而獻於吳乃使相國范蠡進之吳為築姑蘇臺吳亡復歸范蠡因泛五湖而去

蒙猶冒也不潔汗穢之物也掩鼻惡其臭也

養生經鼻者心之門白虎通鼻者肺之使真詰鼻中膈之際名曰山源黃庭經天中之岳謂鼻也一名天臺論衡鼻不知鼻為鼻鼻音鼻鼻音鼻

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齊側皆反

惡人醜貌者也

尹氏曰此章戒人之喪善書說命有其善喪厥善而勉人以自新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

性者人物所以生之理也故者其已然之跡若所謂天下之

故者也易繫辭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利猶順也語其自然之勢也言事

物之理雖若無形而難知然其發見之已然則必有跡而易見

故天下之言性者但言其故而理自明猶所謂善言天者必有

驗於人也

荀子性惡篇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漢書董仲舒傳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

然其所謂故者又必本其自然之勢如人之善水之下非有所

矯揉造作而然者也

易說卦坎為矯揉疏使曲者直為矯使直者曲為揉禮考工記輪人揉輻必齊註謂以火橋之疏曲者以火炙之木則濡可揉戾使直也

若人之為惡水之在山則非自然之故矣

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惡為

皆去聲

天下之理本皆利順小智之人務為穿鑿所以失之禹之行水

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嘗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

得其潤下書洪範水曰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

按禹貢敘九州治水之成功始冀終雍皆自下而上蓋水性趨下下流疏則上流得所歸也叙一州成功之首尾皆自西北而東南蓋水發源於山而山起形於西北清其源則流自順也此皆所謂順其自然之勢而行所無事也

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

天雖高星辰雖遠然求其已然之迹則其運有常

晉書天文志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天一百七萬  
一千九百一十度為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一步二尺七寸四  
分四百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陸績云天東南西北徑  
三十五萬七千里此言周三徑一也考之徑一不但周三率  
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則天徑三十二萬九千四百一里  
一百二十二步二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周禮日至  
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鄭眾說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  
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  
地也鄭元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  
戴日下萬五千里也以此推之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曰  
邪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  
為中以勾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四里三十  
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  
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  
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三千六百八十七  
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  
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千四百六十二  
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萬九千四  
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千三百三十分  
有九重太陽所行在次六重則日離於宗動天當有幾十萬  
里矣甄曜度考異郵就天體言鄭氏以日行之去地言故里

數多寡有不同也何國棟天學輯要天體渾圓包於地外運  
轉不急楚詞天問曰圓則九重非天實有如許重數蓋言日  
月星辰運轉於天各有所行之道所謂圓也而諸國之運轉  
必有挈之運者為之宗主故九重之最外一層為宗動天南  
北極赤道所由分也至其次二重則為三垣二十八宿經星  
行焉次三重為填星即土星所行次四重為歲星即木星所  
行次五重為熒惑即火星所行次六重為太陽所行黃道是  
也次七重為太白即金星所行次八重為辰星即水星所行  
其最內一重為太陰所行白道是也去地之遠近分諸  
天之內外而所以知其遠近者則又以諸耀之掩食及行度  
之遲疾而得之蓋凡為所掩食者必在上而掩之食之者必  
在下月能掩食五星而月與五星又能掩食恒星是五星高  
於月而卑於恒星也五星又能互相掩食是五星各有遠近  
也此九重所以分也又宗動天以渾灑之氣挈諸天左旋自  
東而西一日一周其行甚速諸耀各隨本道右旋自西而東  
近宗動天者左旋速而右移之度遲漸遠宗動天則左旋較  
遲而右移之度轉速今右移之度恒星最遲土木次之火又  
次之日金水較速而月最速是又以次而近之證也古法命  
天之全周為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法命天之全周  
為三百六十度以地應天則地之全周亦命為三百六十度  
天至高人不得以丈尺里數計故以度命之製造儀器布列  
度數以測天行若地則可以里數計也或南北或東西直數

二百里當在天之一度亦即為地面之一度地既  
周為三百六十度故知地之全周為七萬二千里

雖千歲之久其日冬至之度可坐而得

周禮春官馮相氏春秋致月冬夏致日以辨四時之敘十一  
經問對于歲之日至謂冬至之日蕤麥之日夏至之日也  
至極也夏至者日之長至此極矣冬至者日之短至此極矣  
非至到之至乃至極之至故夏至一陰生而日漸短冬至一  
陽生而日漸長金山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日行一度則周歲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也五日一候三  
候一氣二十四氣為一歲則一歲為日三百六十以天有五  
度四分度之一則候有五三時故三候十五日為一氣率  
餘七分積三十二分而增一日此自可以計千歲之日至氣  
本起於度故曰日至之度然日至之度亦有歲差故氣與度  
古今不同如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  
斗初此歲差也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按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二十八宿分布於周天日一日一周天月一日不及日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金水二星一歲一周天火星二歲一  
周天木星十二歲一周天土星二十八歲一周天者為緯循  
二十八宿所分之度而行作歷者必求上古甲子年甲子月  
甲子朔甲子時為冬至之日為歷元必自今年今月今日之

冬至以璿璣七政之度考之日在某度月在某度水星等在  
某宿某度即其已然遡而上之直至上古甲子年甲子月甲  
子朔甲子時冬至之候金木水火土五星同會於子象如連  
珠日月如合璧然後下推至今年月日時冬至必無差錯

况於事物之近若因其故而求之豈有不得其理者而何以穿  
鑿為哉必言日至者造歷者以上古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

為歷元也

漢書律歷志以前歷上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于元  
封七年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  
日月在建星太歲在子已得太初本星度新正史記索隱按  
虞喜云天元之始于一月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日月若連  
珠俱起牽牛之初歲雄在闕逢雌在攝提格月雄在畢雌在  
訾訾則闕訾之宿日雄在甲雌在子此則甲寅之元天道之  
首以建子為正故以半夜為朔其至與朔同日故云夜半朔  
旦冬至若建寅為正者則以平旦為朔也新安陳氏日夜半  
即甲子時歲月日時皆甲子為歷元蓋以建寅月為歲首第  
之則是癸亥歲十一月以建子月為一歲之最初筭之則甲  
子歲之氣候已始於此故云歲亦甲子也又考草木子云漢  
太初歷凡十九年七閏為一章章者至朔分齊閏無餘分也

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為一會會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凡  
三會八十一章一千五百三十九歲為一統閏朔並無餘分  
但辨甲子歲首也凡三統二百四十三章四千六百一十七  
歲為一元至是閏朔並無餘分又值甲子歲首也此揚子雲  
擬之以作太元也唐大衍歷亦以初年甲子日子時朔旦冬  
至歲次甲子之首謂之至朔同日第二十年為第二章首復  
得至朔同日然非甲子之先期夜半乃是癸卯日卯時第三  
十九年至朔同於癸未日午時第五十八年為第四章首至  
朔復同於癸亥日卯時第七十七年至朔又復同於癸卯日  
子時因其至朔同在夜半與初年第一章同遂以七十六年  
名一節節者蒙蔽暗昧之時也凡四章為一節總二十節名  
日一紀計一千五百二十年必然至朔同於甲子日之先期  
夜半但非甲子歲首耳總三紀積四千五百六十年至朔同  
於甲子之先期夜半又甲子歲首總會如初名曰一元此僮  
一行推之以演大易也歷說  
雖多不出此二家之術矣

程子曰此章專為智而發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  
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程子  
之言可謂深得此章之旨矣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

公行子齊大夫

廣韻孟子有公行子著書左傳晉成公以卿之庶子為公行大夫其後氏焉

右師王驩也

孟子疏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四書類典宋之六卿曰右師左師司徒司馬司徒司寇則左右二師固上卿也位在司馬司徒上齊右師想亦同此

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

簡略也

孟子問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

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

朝音潮

是時齊卿大夫以君命弔各有位次若周禮凡有爵者之喪禮則職喪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也

周禮春官職喪掌諸侯之喪及卿大夫士凡有爵者之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凡其喪祭詔其號治其禮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

歷更涉也位他人之位也右師未就位而進與之言則右師歷已之位矣右師已就位而就與之言則已歷右師之位矣孟子右師之位又不同階孟子不敢失此禮故不與右師言也

周禮夏官司土正朝儀之位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士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東上太僕太右太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秋官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眾庶在其後禁慢朝錯立族談者禮明堂位天子負斧展南向而立三

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降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土周禮夏官司土擯導王降揖之禮公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按位是姑立班次階是序列分行孟子於齊為賓師當從公孤之列王驪為右師當從大夫之列必不同階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

以仁禮存心言以是存於心而不忘也

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此仁禮之施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恒胡登反

此仁禮之驗

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

也此物奚宜至哉

橫去聲下同

橫逆謂強暴不順理也物事也

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

必不忠

由與猶同下放此

忠者盡己之謂我必不忠恐所以愛敬人者有所不盡其心也

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

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

難去聲

奚擇何異也又何難焉言不足與之校也

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出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

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夫音扶

鄉人鄉里之常人也君子存心不苟故無後憂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之

事見前篇

纂箋古疏云三過其門則主乎禹兼稷言之何也曰如論語言躬稼主于稷亦兼禹言之是帶說來

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

樂孔子賢之食音嗣樂音洛

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

聖賢之道進則救民退則修己其心一而已矣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

以如其其急也由與猶同

禹稷身任其職故以為己責而救之急也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

聖賢之心無所偏倚隨感而應各盡其道故使禹稷居顏子之

地則亦能樂顏子之樂使顏子居禹稷之任亦能憂禹稷之憂

也

今有同室之人鬪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可也

不暇束髮而結纓往救言急也以喻禹稷

漢趙岐注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按古人蚤起梳櫛訖先用黑緇作紕以緇髮作髻次即橫插笄於其上以固髻次又用緇為總以束髮之本而垂餘於髻後以為飾次又用髮作

髦垂兩眉之士然後著冠冠之纓結於領下以為固結之餘者下垂謂之緇今云被髮纓冠是不暇用

緇總等緇束其髮而即戴冠以結其纓也

鄉鄰有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閉戶可也

四書經言集註卷四  
喻顏子也

此章言聖賢心無不同事則所遭或異然處之各當其理是乃所以為同也尹氏曰當其可之謂時

禮樂記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

前聖後聖其心一也故所遇皆盡善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

匡章齊人通國盡一國之人也禮貌敬之也

四書釋地又續顧麟士謂匡章當名章字章子是公都子稱其名而孟子稱其字也蔡虛齋謂章子是字今去却子字猶曰顏淵耳是孟子稱其兩字字而公都子稱其一字字也皆非也國策齊宣王與羣臣皆稱章子蓋人名下係以子字當時有此稱謂田盼為盼子田嬰為嬰子田文為文子秦魏冉亦稱冉子皆此類

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博奕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

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

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好養從皆去聲很胡懇反

戮羞辱也很忿戾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夫音扶

遇合也相責以善而不相合故為父所逐也

責善朋友之道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

賊害也朋友當相責以善父子行之則害天性之恩也

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

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

矣

夫章之夫音扶為去聲屏必并反養去聲

言章子非不欲身有大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但為身不得近於父故不敢受妻子之養以自責罰其心以為不如此則其罪益大也

此章之旨於衆所惡而必察焉可以見聖賢至公至仁之心矣楊氏曰章子之行孟子非取之也特哀其志而不與之絕耳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傷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始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與去聲

### 武城魯邑名

四書釋地即仲尼弟子列傳之南武城魯邊邑也在今費縣西南八十里石門山下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按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君曰請出寇能而後復來請姑母使狗豕入吾舍鄆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費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鄆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此事與孟子所記相類疑魯即越字之誤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鄆後漢王符傳南城之家章懷太子註南城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南城即武城此在費之一證再按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去三桓因孫於邾遂如越越寇武城豈在此時歟

盍何不也左右曾子之門人也忠敬言武城之大夫事曾子忠誠恭敬也為民望言使民望而效之沈猶行弟子姓名也

人物考沈猶行南武城人曾子弟子也一日秦山人路史國名紀古附庸之後漢劉穢為沈猶侯地在千乘學林漢楚元王子歲封沈猶侯王子侯表顏師古註曰沈音審今沈亭是也楚元王傳晉灼註曰沈音審屬千乘按廣韻平聲沈字直

深切沒也漢復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引何氏姓苑曰今秦山人也又去聲沈字音審本周文王第十子膳食采于沈即汝南平輿沈亭是也以此攷之則沈猶之沈音直深切沈亭之沈音審顏師古晉灼皆以沈猶音審誤矣又以沈猶為沈亭亦誤

言曾子嘗舍於沈猶氏時有負芻者作亂來攻沈猶氏

按家語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及孔子為司寇乃不敢朝飲其羊此人與行同姓豈即曾子所舍者歟

曾子率其弟子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

言所以不去之意如此

孔叢子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先生魯國之士不以衛之彌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仍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其可以報君者惟進賢耳君曰

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雖然願聞所以為賢者對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祖父何也對曰農夫也衛君大笑曰寡人非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才也祖父之農何預焉且周公大聖康叔大賢撥厥由始不以農事開國乎臣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衛君嘿然通鑑子思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嘗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鷄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匠之用水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戰國之地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千城之將此不可使聞於鄰國也按通鑑綱目周顯王二十三年載子思言於衛侯事兩條是年衛方貶號曰侯服屬三晉齊寇之來或以此耶但考前後一二十年間並無齊伐衛事豈前史失載歟今不敢強為之說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微猶賤也尹氏曰或遠害或死難其事不同者所處之地不同

也君子之心不繫於利害惟其是而已故易地則皆能為之  
孔氏曰古之聖賢言行不同事業亦異而其道未始不同也學  
者知此則因所遇而應之若權衡之稱物低昂屢變而不害其  
為同也

儲子曰王使人瞞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可以異於人哉

堯舜與人同耳瞞古  
堯反

儲子齊人也

戰國策燕王贈讓國於子之子之三年燕國大亂百姓怨恫  
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攻子之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  
燕必  
矣

瞞竊視也

說文瞞戴目也江淮之  
間謂眈曰瞞集韻視也

聖人亦人耳豈有異於人哉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  
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  
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瞞良人  
之所之也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  
墻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其妻  
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  
而相泣於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音迤  
又音異

施音施  
施如字

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良人夫也

詩唐風今夕何夕見此

良人秦風厭厭良人

饜飽也顯者富貴人也施邪施而行不使良人知也墾塚也

漢趙岐註墾墾郭外冢間也

顧望也訕怨詈也施施喜悅自得之貌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孟子言自君子而觀今之求富貴者皆若此人耳使其妻妾見之不羞而泣者少矣言可羞之甚也

趙氏曰言今之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以求之而以驕人於白日與斯人何以異哉

孟子卷之五

朱熹集註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號平聲

史記孟子列傳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書詩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

路史瞽瞍御舜以不道舜于是往于田泣旻天號父母負罪隱慝大杖避小杖受

仁覆閔下謂之旻天

爾雅釋天秋為旻天季巡註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旻文也郭璞註旻猶愍也愍萬物彫落毛傳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旻下則稱旻天自上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按此集註蓋從毛傳



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事見虞書大禹謨篇

書大禹謨益贊于禹曰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子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替賸夔夔齊慄瞽亦允若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我竭力耕田其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惡去聲夫音扶愨苦入反共平聲禮祭義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長息公明高弟子 本趙岐註 公明高曾子弟子

人物考公明高南武城人趙岐注曾子弟子更記索隱孟子有萬章公明高趙軻之門人

于父母亦書辭言呼父母而泣也愨無愁之貌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已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楊氏曰非孟子深知舜之心不能為此言蓋舜惟恐不順於父母未嘗自以為孝也若自以為孝則非孝矣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為去聲

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

書堯典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媯于虞呂氏春秋堯妻舜以二女臣以十子路史堯之子十長子監明早死不得立庶子九監明之嗣封於劉朱又不肖而弗獲嗣其後丹房傅鑄唐冀隨郇櫟函皆云堯後之國又有虞氏篇妃以盲卽娥皇姪以瑩卽女英以觀其內九子事之以觀其外二女嬪媯純篤盡道九子尊虞服勤靡懈列女傳二女承事舜於

猷畝之中不以天子之故而驕盈怠慢猶謙恭儉思盡婦道瞽瞍使舜塗廩舜告二女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捐階瞽瞍焚廩舜往飛出復使舜浚井舜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而掩之舜潛出既不能殺舜瞽瞍又速舜飲酒醉將殺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往遂往舜終日飲酒不醉舜之女弟繫憐之與二女諸舜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舜陟方死蒼梧二妃死湘江閒俗謂之湘君禮檀弓舜葬蒼梧三妃未從疏舜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青明燭光三妃後皆不從舜之葬處博物志舜死蒼梧二女啼於洞庭以涕揮竹竹為之斑雙峯饒氏曰百官只是百

司今書司客將之類

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

廣雅聚居也漢書音義小於鄉曰聚趙氏德曰聚謂村落周禮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莊子舜三徙成都至鄧之墟十五萬家

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之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真知舜之心哉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女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少好皆去聲

言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書君陳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惟聖人為能不失其本

心也艾美好也楚辭戰國策所謂幼艾義與此同

楚辭怨長劍兮擁幼艾，蓀獨立兮為民正。戰國趙策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曰為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為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為墟，戾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予幼艾。後漢班孟堅曰：始楚賢臣屈原被讒放流，作離騷諸賦，以自傷悼。後有宋玉、唐勒之屬，慕而述之。漢興，吳王濞招致天下娛遊子弟，枚乘、鄒陽、嚴夫子之徒，興於文景之際，而淮南王安亦招賓客，著書，故世傳楚辭。校書郎王逸曰：屈原懷忠貞之性，而被讒邪，傷君闇蔽國將危亡，乃援天地之數，列人形之要，而作九歌九章，以諷諫懷王。宋玉者，屈原弟子也，憫惜其師忠而放逐，故作九辯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辭，故號為楚辭。亦承其九以立義焉。今按楚辭，其十七卷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七卷，屈原作九辯，招魂二卷，宋玉作大招一卷，或云景差作惜誓一卷，賈誼作招隱士一卷，淮南小山作七諫一卷，東方朔作哀時命一卷，嚴忌作九懷一卷，王褒作九歎一卷，劉向作九思一卷，王逸作九

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

按書舜典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蓋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凡六十歲而始即帝位，則五十正攝位時也。

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

此章言舜不以得眾人之所欲為已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為已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類直

詩齊國風南山之篇也。

不序刺齊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朱子集註：此刺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

信誠也。誠如此詩之言也。對讎怨也。舜父頑母嚚，常欲害舜。書堯典：瞽子父頑母嚚。左傳：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

告則不聽其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讎怨於父母也。

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妻去聲

以女為人妻曰妻程子曰堯妻舜而不告者以君治之而已如  
今之官府治民之私者亦多

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  
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弭朕二嫂使  
治朕棲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舜曰惟茲  
臣庶汝其于予治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

憂亦憂象喜亦喜抵都禮反忸怩女六反忸音尼與平聲

完治也捐去也階梯也揜蓋也按史記曰使舜上塗廩瞽瞍從  
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不死後又使舜穿井

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  
空中出去即其事也

史記舜本紀舜父瞽瞍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  
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舜年二十以孝  
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  
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  
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  
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  
濱河濱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瞍尚復欲殺之使  
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捍而下去得  
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  
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瞍象喜以舜為已死  
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日舜妻堯二女與琴象  
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  
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瞍愛  
弟彌謹海篇簞笠以竹為之無柄曰笠有柄曰簞詩小雅何  
簞何笠傳笠所以禦暑左傳註兵車無蓋邊人執笠依轂而  
立以禦寒暑名曰笠轂括地志舜井在媯州懷戎縣西外城  
中其西又有一井耆舊相傳並舜井也帝王紀河東有舜井

樂史偃師西北二十五里有舜井杜預曰魯國卞縣東南有姚墟世謂之陶墟舜所生處也井曰舜井水經注歷城縣城南封山山上有舜祠山下有大穴謂之舜井路史池之建德縣北二十里有舜井按記傳所載舜井非一未詳孰是

象舜異母弟也

史記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更娶妻而生象

謨謀也蓋蓋井也舜所居三年成都故謂之都君咸皆也績功也舜既入井象不知舜已出欲以殺舜為己功也于盾也戈戟也琴舜所彈五絃琴也

禮樂記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夔始制樂以賞諸侯通鑑帝恭己無為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

砥珣弓也

人物考珣弓漆赤弓尚書彫弓是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

象欲以舜之牛羊倉廩與父母而自取此物也二嫂堯二女也

棲牀也

釋名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廣雅棲謂之牀說文牀身之安也第牀簣也杠床前木也服虔通俗文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秤八尺曰牀物原神農作牀周禮玉府掌王之牀第

象欲使為己妻也象往舜宮欲分取所有見舜生在牀彈琴蓋既出即潛歸其宮也鬱陶思之甚而氣不得伸也象言已思君之甚故來見耳忸怩慙色也臣庶謂其百官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故舜見其來而喜使之治其臣庶也孟子言舜非不知其將殺已但見其憂則憂見其喜則喜兄弟之情自有所不能已耳萬章所言其有無不可知然舜之心則孟子有以知之矣他亦不足辯也程子曰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人情天理於是為至曰然則舜偽喜者與曰否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

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  
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  
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  
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偽焉與平聲校音效又音教音許六反

校人主池沼小吏也

按周禮夏官有校人掌王馬之政註交木制馬出入曰校校人馬官之長無主池沼之說他書亦不載是職豈掌馬而兼主池沼與周禮內饗掌王及后世子膳羞之割烹煎和之事凡宗廟祭祀掌割烹之事外饗掌外祭祀之割烹之事邦饗者老孤子士庶子掌割烹之事亨人掌其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內外饗之饗烹煮辨膳羞之物

罔罔困而未舒之貌洋洋則稍縱矣攸然而逝者自得而遠去也方亦道也罔蒙蔽也欺以其方謂誑之以理之所有罔以非其道謂昧之以理之所無象以愛兄之道來所謂欺之以其方

也舜本不知其偽故實喜之何偽之有

此章又言舜遭人倫之變而不失天理之常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立為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

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

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為放也

萬章曰舜流其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庠有庠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庠富貴之也身為天子弟為匹夫可謂親愛之乎

鼻庫音

流徙也

更記堯本紀驩兜進言共工堯曰不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  
淫辟四岳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岳強請試之試之而無  
功故百姓不便三苗在江淮荆州數為亂于是舜言于帝請  
流其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  
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  
以變東夷四罪而天下咸服

共工官名

虞書舜典帝曰疇若予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工帝曰吁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按共工是官名書不傳其人姓名下  
又有咨垂汝共工之文蓋此共工既放故又命垂以補其缺  
也左傳文克曰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  
庸達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任註即共工  
也神異經西北荒中有人焉人面朱鬚蛇身手足而食五  
穀禽獸頑愚名曰共工荒史共工伏義時之諸侯也始國  
於康厥名曰回是為康回滅德亂常乃以浮游為卿自謂水  
德擁防百川墮高堙卑媧皇氏禽而戮之列子其工氏與顓  
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

北地不滿東南按此非堯時之共工姑備載以資博  
物路史國名紀康地在宏農虞時其工或云居此

驩兜人名

左傳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陰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  
不友是為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沌杜註即驩兜也荒史初  
帝鴻庶子縉雲氏娶土敬氏曰炎融遺腹子生驩兜帝顓頊  
封之是謂驩兜之國驩兜以狐功為嬖臣佞而貪賄恃寵專  
權帝摯在位驩兜為司徒掩義隱賊好行惡慝堯放之於崇  
山神異經南方荒中有人焉人面鳥喙而有翼兩手足扶翼  
而行食海魚為人狠惡不畏  
風雨獸犯死乃休名曰驩兜

二人比周相與為黨

按書載驩兜薦舉共工則  
二人之比周為黨可知

三苗國名負固不服殺殺其君也

書舜典庶績咸熙分北三苗天馬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  
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  
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左  
傳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

厭聚歛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謂之  
饕餮狂註即三苗也戰國策昔者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  
右有洞庭之水汶水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為政不  
善而禹放逐之神異經西方荒中有人焉面目手足皆人形  
而浴下有翼不能飛為人饕餮淫逸無理名曰苗民史記正  
義吳起曰三苗之國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也  
地理今釋三苗今湖廣武昌  
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府地

殛誅也鯀禹父名方命圯族治水無功皆不仁之人也

書舜典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又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  
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左傳顛頊  
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狠  
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桀杭狂註即鯀也按史記  
及漢書律歷志鯀字熙又顛頊五代孫也仕堯封於崇謂之  
崇伯堯時洪水滔天求能治水者羣臣皆曰鯀可堯曰鯀性  
狠利違負教令毀敗善類不可用也四岳曰等之羣臣未有  
如鯀者于是竟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舜攝行  
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狀乃殛鯀于羽山鯀投于  
羽淵化為黃熊因為羽淵之神神異經東方有人焉人形  
而身多毛自解水十知通塞為人自用欲為欲息名曰鯀

幽州崇山三危羽山有庠皆地名也或曰今道州鼻亭即有庠

之地也未知是否

爾雅燕曰幽州其意氣惡厥性僿故曰幽幽惡也括地志故  
冀城在檀州燕樂縣界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素  
隱燕地在幽州薊縣廣輿記今北直順天府密雲縣有共城  
古蹟即流共工處路史崇山澧之慈利也有驩兜墓然嶺外  
驩州圖經以為其窟所樂史亦記驩州為所放處則去崇山  
遠矣括地志三危山有三峯故曰三危俗名卑羽山在沙州  
墩煌縣東南三十里路史今戎虜沙瓜等州是其處有三峯  
山谷曰升雨山在墩煌南三十里地道志鳥鼠同穴西有三  
危山三苗所處是也括地志羽山在沂州臨沂縣界寰宇記  
俗呼懲父山南百步外有淵水常半清半濁人不敢飲淵上  
多細柳鳥獸不敢踐地地理今釋羽山在今山東兗州府沂州  
近南一百里接郟城縣及江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至隱  
晉書零陵縣北郭東五里有鼻墟象所封也明一統志有庠  
墟在湖廣湖南省永州府零陵縣又道州在湖南永州府屬  
漢屬零陵郡唐貞觀間始改道州屬江南西道天寶初改江  
華郡宋仍為道州四書釋地續有卓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  
不可考爾若在零陵較之驩兜放處更遠千里豈能常常而  
見源源而來故集註以未知孰是釋之括地志云鼻亭神在



營道縣北六十里故老傳言舜葬九疑象來至此後人立祠名爲鼻亭神此爲近之宋類苑云道永二州之間有地名鼻亭窮崖絕徼非人跡可歷舜封象於有庠蓋此地蓋者疑辭亦與集註或曰同

萬章疑舜不當封象使彼有庠之民無罪而遭象之虐非仁人之心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蓄其怨

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庠此之謂也

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庠之君然不得治其國天子使吏代之治而納其所收之貢稅於象有似於放故或者以爲放也蓋象至不仁處之如此則既不失吾親愛之心而彼亦不得虐有庠之民也源源若水之相繼也來謂來朝覲也不及貢以政接于有

庠謂不待及諸侯朝貢之期而以政事接見有庠之君蓋古書之辭

困學紀聞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叙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

而孟子引以證源源而來之意見其親愛之無已如此也

吳氏曰言聖人不以公義廢私恩亦不以私恩害公義舜之於象仁之至義之盡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

四書經言身言

曰天無一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一天子矣朝音潮炭

咸丘蒙孟子弟子

通志齊有處士咸丘蒙四書釋地續咸丘見春秋桓公七年焚咸丘杜註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咸丘復氏自

語者古語也蹙蹙不自安也岌岌不安貌也言人倫乖亂天下將危也齊東齊國之東鄙也孟子言堯但老不治事而舜攝天子之事耳

天子之事耳

書舜典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史記正月上日舜受終于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按孔氏安國曰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

堯在時舜未嘗即天子位堯何由北面而朝乎又引書及孔子

之言以明之堯典虞書篇名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

或合為一耳言舜攝位二十八年而堯死也

書舜典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入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殂升也落降也人死則魂升而魄降故古者謂死為殂落

爾雅釋詁崩堯無祿卒殂落殂死也書疏祖者往也言人命盡而往落若草木葉落也禮郊特牲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禮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夫曰皇辟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殯

遏止也密靜也入音金石絲竹匏土草木樂器之音也

漢書律歷志聲者官商角徵羽也所以作樂者諧入音蕩滌人之邪意全其正性移風易俗也入音土曰墳匏曰笙皮曰鼓竹曰管絲曰琴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五聲和八音諧而樂成風俗通義世本暴辛公作墳墳者燒土也圓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又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大笙謂之篥小者謂

四書經言身言

二

之和鼓者郭也春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甲而出故謂之鼓  
管詳上孟絲石金並詳論語爾雅郭注祝狀如漆桶以木為  
之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槌連底撞之令左右擊以  
起樂書曰合止祝敵沈約宋書樂志八音一曰金金鐘也鐃  
也鐃也鐃也鐃也鐃也二曰石石磬也三曰土土塤也四曰  
革革鼓也鼗也節也五曰絲絲琴瑟也筑也箏也琵琶空侯  
也六曰木木柷也敔也七曰匏匏笙也芋也八曰竹竹律也  
呂也簫也管也篪也箛也笛也禮會子問孔子曰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坊記天無二日土  
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  
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  
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信斯言  
也是周無遺民也

不臣堯不以堯為臣使北面而朝也詩小雅北山之篇也

小序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于從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朱子集註大夫行役而作此詩

普徧也率循也此詩今毛氏序云役使不均已勞於王事而不  
得養其父母焉

按毛氏名萇趙人善說詩初子夏作詩序以授魯申申授李  
克克授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荀卿荀卿授魯人  
毛亨為詩訓詁河間獻王得詩傳而獻之朝時毛萇受亨詩  
為獻王博士每說詩獻王悅之取詩傳加毛字以別齊魯韓  
三家故世謂亨為大毛公萇為小毛公萇所著有毛詩故訓  
三十卷詩傳十卷平帝時立于學官先儒相承謂之毛詩序  
子夏所創毛  
公又加潤焉

其詩下文亦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乃作詩者自言天下皆  
王臣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乎非謂天子可臣其父也文  
字也辭語也逆迎也雲漢大雅篇名也

詩序仍叔美宜王也朱子集註宜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哉而懼側身修行欲消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仍叔作此詩以美之毛傳雲漢天河也正義河圖括地象河精上為天漢是天河河水光之精氣也物理論漢水之精也氣發而升精華上浮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日雲漢博物志天河與海通

子獨立之貌遺脫也言說詩之法不可以一字而害一句之義不可以一句而害設辭之志當以已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若但以其辭而已則如雲漢所言是周之民真無遺種矣惟以意逆之則知作詩者之志在於憂旱而非真無遺民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養去聲

言瞽瞍既為天子之父則當享天下之養此舜之所以為尊親

養親之至也豈有使之北面而朝之理乎詩大雅下武之篇

詩序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朱子集註此章美武王能繼太王季文王之緒而有天下也

言人能長言孝思而不忘則可以為天下法則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見音

現齊側皆反

書大禹謨篇也祗敬也載事也夔夔齊栗敬謹恐懼之貌允信也若順也言舜敬事瞽瞍往而見之敬謹如此瞽瞍亦信而順之也孟子引此而言瞽瞍不能以不善及其子而反見化於其子則是所謂父不得而子者而非如咸丘蒙之說也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者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私有故也

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曰天與之

萬章問而孟子答也

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

諄之諄反

萬章問也諄諄詳語之貌

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行去聲下同

行之於身謂之行措諸天下謂之事言但因舜之行事而示以

與之之意耳

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

暴步卜反下同

暴顯也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為天人所受是

因舜之行與事而示之以與之之意也

通鑑前編堯七十有三載春正月帝薦舜于天舜受終于文祖尚書大傳堯為天子丹朱為太子舜為左右堯知丹朱之不肖必將壞其宗廟滅其社稷而天下同賊之故堯推尊舜而尚之屬諸侯焉納之大麓之野烈風雷雨不迷致之以昭華之玉竹書紀年洪水既平歸功于舜將以天下禪之乃潔齋脩壇場于河洛擇良日率舜等升首山遵河渚有五老遊焉蓋五星之精也相謂曰河圖將來告帝期知我者重瞳黃姚五老因飛為流星上入昴荀子堯問于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戶子堯問于舜曰何事曰事天何任曰任地何務曰務人  
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治去聲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

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去相聲朝音朝夫音扶

南河在冀州之南其南即豫州也訟獄謂獄不決而訟之也

書蔡傳冀州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豫州北距大河劉熙曰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史記正義括地志故堯城在濮州郵城縣東北十五里又有偃朱故城在縣西北十五里按濮州北臨濮大川也河在堯都之南故曰南河禹貢至于南河是也其偃朱城所居即舜讓避丹朱處也四書釋地續古帝王之都皆在冀州堯都平陽在大河之北其河之南則豫州地非帝畿矣舜避堯之子於此者正如左傳所云越境乃免耳陽城箕山之陰皆此意按朝覲之禮舜自初攝位時已經舉行觀虞書所載輯五瑞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及肆覲東后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之文制畧備矣當時堯老不治事舜攝行天子禮儀受天下諸侯朝覲原是行權今避南河天下諸侯仍之舜者所謂施澤久而愛

戴不忌也然書之覲特據朝時天子見諸侯而言非別有其禮也後世遂分朝覲為二謳歌詳論語及下篇路史舜避堯子歷甲申乙酉二載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都於蒲坂丙戌元載格於文祖按自丙辰堯薦舜之歲至甲申舜避堯子之歲共歷二十九年則知舜之相堯計二十有八載也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之謂也

自從也天無形其視聽皆從於民之視聽民之歸舜如此則天

與之可知矣

書泰誓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

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啟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曰吾君之子也朝音

行書紀年舜二十九年帝命子義均封于商三十二年帝命夏后總師通鑑前編舜四十八載崩于鳴條五十載禹避舜之子居于陽城夏后禹元歲春正月禹踐天子之位于韓以金德王仍以寅月為歲首改載曰歲更記帝禹立舉臯陶薦之且授政焉臯陶卒舉益任之政十年禹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益讓禹子啟而避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下屬意焉益之佐禹日淺天下未洽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之子也于是啟遂即天子位墨子禹薦益於陰方之中授之以政而九州成

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

劉熙曰陽城今潁川郡陽城是也張守節曰在嵩山南二十三里春秋彙纂今河南府登封縣北三十八里俗名車嶺山即古陽城四書釋地陽城山名漢潁川有陽城縣以山得名洧水所出唐武后改曰告成後又曰陽邑五代周省入登封故此山在今登封縣北三十八里更記夏本紀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注孟子陽字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正義曰按陰即陽城也括地志云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南二十三里

則為嵩山之陽也水經注潁水東南逕陽城縣故城南昔禹避商均伯益避啟並於此也縣南對箕山山上有許由冢堯所封也又有許由廟碑闕猶存括地志嵩山一名外方山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按今河南府登封縣有嵩山即中嶽東曰太室西曰少室有少林寺在少室之北麓

啟禹之子也

淮南子禹娶塗山氏治鴻水通環轅山化為熊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石誤中鼓塗山氏往見禹方作熊慙而去至嵩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路史後紀伯禹之治水也娶於塗山生啟於行荒度土功三過門而弗入塗山氏能明教訓而致其化以故啟知王事達君臣之義持禹之功禹崩啟繼世有天下有扈氏不恭威海五行啟乃以齋車載遷廟之主以行召六卿而誓與有扈大戰于甘不勝六卿請攻之啟曰不可吾地非淺民非寡也今茲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何以伐為於是班師琴瑟弗張鐘弗撞鼓弗考不因席不仍味親親長尊賢委能隱神期月而有扈服遂滅之復昭夏功乃立五廟筮遷鼎禘黃帝而郊蘇命大廉祭鼎昆吾之谿而筮享大陵之上是為鈞臺之享又筮于晉之墟作旋臺於水之陽以商均為賓奏九辯九歌舞九韶中聲猶在而人皆仰夏之功在位十有六年崩年九

十一子太康立弟五人分封於衛

楊氏曰此語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但云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可以見堯舜禹之心皆無一毫私意也

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之相之相並去聲

堯舜之子皆不肖

書堯典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益稷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罰晝夜頷頷周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史記五帝紀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之子曰女皇生丹朱

漢書律歷志堯封子朱于丹淵為諸侯范注荆州記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丹朱故城在鄧州內鄉縣西南百三十里路史舜二妃娥皇無子女英生義均及季釐季釐封緡為桀所克義均封於商是為商均善歌舞

而舜禹之為相久此堯舜之子所以不有天下而舜禹有天下也禹之子賢而益相不久此啟所以有天下而益不有天下也然此皆非人力所為而自為非人力所致而自至者蓋以理言之謂之天自人言之謂之命其實則一而已

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

孟子因禹益之事歷舉此下兩條以推明之言仲尼之德雖無愧於舜禹而無天子薦之者故不有天下

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



下

繼世而有天下者其先世皆有大功德於民故必有大惡如桀紂則天乃廢之如啟及太甲成王雖不及益伊尹周公之賢聖但能嗣守先業則天亦不廢之故益伊尹周公雖有舜禹之德而亦不有天下

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於亳相王皆去聲艾音又

此承上文言伊尹不有天下之事趙氏曰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弟也太甲太丁子也

史記殷本紀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今作二年立外丙之

弟仲壬是為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列女傳湯娶有娀氏之女為后生外丙仲壬亦明教訓致其功竹書紀年外丙名勝仲壬名庸

程子曰古人謂歲為年

按爾雅釋天唐虞曰載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左傳襄公九年晉侯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又三十年晉悼夫人食輿人之城祀者絳縣人年長無子而往有與疑年使之年是古人以歲為年也

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惟太甲差長故立之也二說未知孰是

張栻經世紀年叙外丙仲壬之紀康節以數知之乃合于尚書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之說成湯之後蓋實傳孫孟子所說時以太丁未立而卒方是時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其會編史傳皆稱湯崩年百歲如程子之言則湯九十七而生仲壬九十九而生外丙以事理推之程說恐未必然四書正事括略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者今丙二歲壬四歲則仲壬為外丙兄何後之耶

顛覆壞亂也典刑常法也桐湯墓所在

孔安國曰桐湯葬地晉太康地記尸鄉南有亳坂東有桐城太甲所放處也尸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

艾治也說文云艾草也蓋斬絕自新之意亳商所都也

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

此復言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之意

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禪音擅

禪授也或禪或繼皆天命也聖人豈有私意於其間哉

尹氏曰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孟子曰天與賢

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知前聖之心者無如孔子繼孔子者孟

子而已矣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要平聲下同

東和

